

海上花



第六回

養困魚戲言微善教

管老鴿奇事反常情

按葛仲英過對門吳雪香家，跨進房裏，寂然無人，自向榻牀躺下。隨後娘姨小妹姐抬着飯碗進房說：『請坐歇，先生來喫喫飯。』隨手把早晨泡過的茶碗倒去，另換茶葉，喊外場沖開水。

一會兒，吳雪香嫵嫵其來；見了仲英，即大聲道：『耐是坐來喫對過勿來哉呀，第歇來做啥？』一面說，一面從榻牀上拉起仲英來，要推出門外去；又道：

『耐原搭我到對過去哩！耐去坐來噪末哉！俗人要耐來嘅？』

仲英猜不出他什麼意思，怔怔的立着問道：『對過張蕙貞末，呷勿是我相好，爲啥耐要喫起醋來哉？』雪香聽說，也怔了道：『耐倒也說笑話哉！倪搭張蕙貞喫箇醋嘅？』仲英道：『耐勿是喫醋末，教我到對過去做箇？』雪香道：『我爲仔耐坐來噪對過勿來哉末，我說耐原到對過去坐來噪末哉。阿是喫醋嘅？』

仲英乃恍然大悟，付諸一笑，就在高椅上坐下，問雪香道：『耐意思要我成日成夜陪仔耐坐來裏，勿許到別場花去，阿是嘅？』雪香道：『耐聽仔我閒話，別場花也去末哉；耐爲啥勿聽我閒話嘅？』仲英道：『耐說陸裏一句閒話我勿聽耐？』雪香道：『价末我教耐過來，耐勿來。』仲英道：『我爲仔剛剛喫好飯，要坐一歇再來。俗人說勿來嘅？』

雪香不依，坐在仲英膝蓋上，挽着仲英的手，用力搥捏，口裏咕嚕道：『倪勿來！耐要搭我說明白嘅！』仲英發躁道：『說箇嘅？』雪香道：『難下轉耐來噪陸

裏，我教耐來，耐聽見仔就要跑得來噪；耐要到陸裏去，我說勁去末，定規勿許耐去哉。耐阿聽我？』

仲英和他扭不過，沒奈何，纔承應了。雪香喜歡，放手走開。仲英重又笑道：『我屋裏家主婆從來勿曾說歇捨，耐倒要管起我來哉！』雪香也笑道：『耐是我兒子嘅，阿是要管耐個嘅？』仲英道：『說出來個閒話阿有點陶成！面孔才勿要哉！』雪香道：『我兒子養到仔實概大，呷會喫花酒，呷會打茶會，我也蠻體面噪，倒說我麪面孔！』仲英道：『勿搭耐說哉！』

恰好小妹姐喫畢飯，在房背後換衣裳。雪香叫道：『小妹姐，耐看我養來噪倪子阿好？』小妹姐道：『陸裏嘅？』雪香把手指仲英，笑道：『哪！』小妹姐也笑道：『阿要瞎說！耐自家有幾花大，倒養出實概大個倪子來哉！』雪香道：『捨稀奇嘅！我養起倪子來，比仔俚要體面點噪！』小妹姐道：『耐就搭二少爺養個倪子出來，故末好哉！』雪香道：『我養來噪倪子要像仔俚噪堂子裏來白相仔末，撥我

打殺哉哩！」小妹姐不禁大笑道：「二少爺阿聽見？幸虧有兩個鼻頭管，勿然要氣煞哩！」仲英道：「俚今朝來裏發癡哉！」

雪香滾到仲英懷裏，兩手勾住頸頸，只是嘻嘻的憨笑。仲英也就鬼混一陣。及外場提水銚子進房始散。

仲英站起身來要走的光景，雪香問：「做啥？」仲英說：「我要買物事去。」雪香道：「勿許去。」仲英道：「我買仔就轉來。」雪香道：「啥人說嘅？搭我坐來浪。」一把把仲英捺下坐了，悄問：「耐去買啥物事？」仲英道：「我到亨達利去買點零碎。」雪香道：「倪坐仔馬車一淘去阿好？」仲英道：「故倒無啥。」

雪香便叫喊把鋼絲車。外場應了去喊。小妹姐因問雪香道：「耐喫仔飯阿要捕面嘅？」雪香取面手鏡一照道：「勁哉。」只將手巾揩揩嘴唇，點上些胭脂，再去穿起衣裳來。

外場報說：「馬車來哉。」仲英聽了，便說道：「我先去。」起身要走。雪香

忙叫住道：『慢點哩；等倪一淘去。』仲英道：『我來裏馬車浪等耐末哉。』雪香兩脚一蹶，嘆道：『倪勿要！』仲英只得回來；因向小妹姐笑道：『耐看俚脾氣，原是箇小幹件，倒要想養倪子哉！』雪香接嘴道：『耐末小幹件，無清頭哉哩！阿有捨說起我來哉嘎！』說着，又側轉頭點了兩點，低聲笑道：『我是耐親生娘碗，阿曉得？』仲英笑喝道：『快點哩！勸說哉！』

雪香方纔打扮停妥，小妹姐帶了銀水煙筒，三人同行，即在東合興里街口坐上馬車，令車夫先往大馬路亨達利洋行去。當下馳出拋球場，不多路到了。車夫等着下了車，拉馬車去一邊伺候。仲英與雪香小妹姐趑進洋行門口，一眼望去，但覺陸離光怪，目眩神驚；看了這樣，再看那樣，大都不能指名；又不暇去細細根究，只大略一覽而已。那洋行內夥計們將出許多頑意見，撥動機關，任人賞鑑。有各色假鳥，能鼓翼而鳴的；有各色假獸，能按節而舞的；還有四五個列坐的銅鑄洋人，能吹喇叭，能彈琵琶，能撞擊金石草木諸響器，合成一套大曲的；其餘會行會動的舟

車狗馬，不可以更僕數。

仲英只取應用物件揀選齊備。雪香見一隻時辰表，嵌在手鐲之上，也中意了要買。仲英乃一古腦兒論定價值，先付莊票一紙，再寫個字條，叫洋行內把所買物件送至後馬路德大匯劃莊，即去收清所該價值。處分已畢，然後一淘出門，離了洋行。雪香在馬車上褪下時辰表手鐲來給小妹姐看。仲英道：『也不過是好看生活，到底無倫趨勢。』

比及到了靜安寺，進了明園，那時已五點鐘了，游人盡散，車馬將稀。仲英仍在洋房樓下泡一壺茶。雪香扶了小妹姐，沿着迴廊曲榭兜一個圓圈子，便要回去。仲英沒甚興致，也就依他。從黃浦灘轉至四馬路，兩行自來火已點得通明。回家進門，外場稟說：『對過邀客，請仔兩轉哉。』

仲英略坐一刻，即別了雪香，駕過對門。王蓮生迎進張蕙貞房裏。先有幾位客人在座。除朱藕人陳小雲洪善卿湯嘯菴以外，再有兩位，係上海本城宦家子弟，一

位號陶雲甫，一位號陶玉甫，嫡親弟兄，年紀不上三十歲，與葛仲英世交相好。彼此相讓坐下。

一會兒羅子富也到了。陳小雲問王蓮生：『還有捨人？』蓮生道：『還有倪局裏兩位同事，說先到仔尚仁里衛霞仙搭去哉。』小雲道：『你末去催催哩。』蓮生道：『去催哉。倪也勸去等俚哉。』當下向娘姨說，叫擺起檯面來；又請湯嘯菴開局票。各人叫的都是老相好，嘯菴不消問得，一概寫好。羅子富拿局票來看，把黃翠鳳一張抽去。王蓮生問：『做俚？』子富道：『耐看俚昨日老晚來，坐仔一歇歇倒去哉，捨人高興去叫俚嘎！』湯嘯菴道：『耐勸怪俚，倘忙是轉局。』子富道：『轉伶局！俚末「三禮拜了六點鐘」哉哩！』嘯菴道：『要俚噪「三禮拜六點鐘」末，好白相碗。』

說着，催客的已回來說：『尚仁里請客說，請先坐罷。』王蓮生便叫起手巾。娘姨答應，隨將局票帶下去。嘯菴仍添寫黃翠鳳一張夾在裏面。王蓮生請衆人到當

中間裏，乃是三張方桌，接連着排做雙檯。大家寬去馬褂，隨意就坐，却空出中間兩把高椅。張蕙貞篩酒敬瓜子。洪善卿舉杯向蕙貞道：「先生，恭喜耐。」蕙貞羞的抿嘴笑道：「侬噠！」善卿也這緊喉嚨學他說一聲「侬噠」。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小堂名呈上一本戲目請點戲。王蓮生隨意點了一齣「斷橋」，一齣「尋夢」，下去吹唱起來。外場帶了個緯帽上過第一道魚翅，黃翠鳳的局倒早到了。湯嘯菴向羅子富道：「耐看，俚頭一個先到，阿要巴結？」子富把嘴一努。嘯菴回頭看時，却見葛仲英背後吳雪香先自坐着。嘯菴道：「俚是賽過本堂局，走過來就是，比勿得俚噪。」黃翠鳳的娘姨趙家梅正取出水煙筒來裝水煙，聽嘯菴說，略怔了一怔，乃道：「倪聽見仔叫局，總忙煞個來；有辰光轉局，忙勿過來，阿是要晚點噪？」黃翠鳳沉下臉，喝住趙家梅道：「說侬噠！早末就早點，晚末就晚點，要耐來多說多話！」湯嘯菴分明聽見，微笑不睬。羅子富却有點不耐煩起來。王蓮生忙岔開說：「倪來搗拳。子富先擺五十杯。」子富道：「就五十杯末哉，侬稀奇！」湯嘯

菴道：『念杯嘅嘅罷。』王蓮生道：『俚多個局，至少三十杯。我先打。』卽和羅子富捲起拳來。

黃翠鳳問吳雪香：『阿曾唱？』雪香道：『俚勿唱哉。耐唱罷。』趙家姆授過琵琶。翠鳳和準了絃，唱一支『開篇』，又唱京調『三擊掌』的一段搶板。趙家姆替羅子富連代了五杯酒，喫得滿面通紅。子富還要他代，適值蔣月琴到來，伸手接去。趙家姆趁勢裝兩筒水煙，說：『俚先去哉。阿要存兩杯？』羅子富更覺生氣，取過三隻鷄缸杯，篩得滿滿的，給趙家姆。趙家姆執杯在手，待喫不喫。黃翠鳳使性子，叫趙家姆：『拿得來。』連那兩杯都折在隻大玻璃斗內，一口氣吸得精乾，說聲『晚歇請過來』，頭也不同，一直去了。

羅子富向湯嘯菴道：『耐看如何？阿是勁去叫俚好？』蔣月琴接口道：『原是耐勿好嘅；俚喫喫勿落哉末，耐去教俚喫喫。』湯嘯菴道：『小幹忤鬧脾氣，無倫要緊。耐勿做忤末是哉嘅。』羅子富大聲道：『我倒還要去叫俚個局哉！娘姨，拿

筆硯來！』蔣月琴將子富袖子一扯道：『叫伶局嘅？耐末……』只說半句，即又咽住。子富笑道：『耐也喫起「醬油」來哉！』月琴別轉頭忍笑說道：『耐去叫罷，倪也去哉。』子富道：『耐去仔末，我也再來叫耐哉晚。』月琴也忍不住一笑。

娘姨擡着筆硯問：『阿要筆硯嘅？』王蓮生道：『拿得來，我搭俚叫。』羅子富見蓮生低着頭寫，不知寫些甚麼。陳小雲坐得近，看了看，笑而不言。陶雲甫問羅子富道：『耐俚辰光去做個黃翠鳳？』子富道：『我就做仔半個月光景。先起頭看俚倒無俗。』雲甫道：『耐有月琴先生來裏末，去做個翠鳳哩？翠鳳脾氣是勿大好。』子富道：『信人有仔脾氣，阿好做伶生意嘅！』雲甫道：『耐勿曉得，要是客人摸着仔俚脾氣，對景仔，俚個一點點假情假義也出色噪，就是坎做起要鬧脾氣勿好。』子富道：『翠鳳是討人晚，老鴿倒放俚鬧脾氣，勿去管管俚？』雲甫道：『老鴿陸裏敢管俚；俚末要管管老鴿哉哩。老鴿隨便伶事體先要去問俚，俚說那价是那价；還要三不時去拍拍俚馬屁末好。』子富道：『老鴿也忒煞好人哉！』

雲甫道：「老鴿阿有捨好人嘅！耐阿曉得？有個叫黃二姐，就是翠鳳個老鴿，從娘姨出身，做到老鴿，該過七八個討人，也算得是夷場浪一擋脚色嘅；就碰着仔翠鳳末，佢也碰轉彎哉。」子富道：「翠鳳捨個本事呢？」雲甫道：「說起來是利害噪！還是翠鳳做清倌人辰光，搭老鴿相罵，撥老鴿打仔一頓；打個辰光，佢咬緊點牙齒，一聲勿響；等到娘姨噪勸開仔，榻牀浪一缸生鴉片煙，佢拿起來喫仔兩把。老鴿曉得仔，嚇煞哉，連忙去請仔先生來。佢勿肯喫藥嘅，騙佢也勿喫，嚇佢也勿喫。老鴿阿有捨法子呢，跪仔搭俚磕頭。後來老鴿對佢說：「從此以後一點點勿敢得罪耐末哉。」難末算吐仔出來過去。」

陶雲甫這一席話，說得羅子富忐忑鶻突，只是出神。在席的也同聲讚歎，連倌人娘姨等都聽呆了。惟王蓮生還在寫票頭，沒有聽見。及至寫畢，交與娘姨，羅子富接過來看，原來是開的轎飯賬，隨即丟開。王蓮生道：「耐噪酒捨勿喫哉？子富莊阿會完嘅？」羅子富道：「我還有十杯勿會搭。」蓮生便教湯嘯菴打莊。嘯菴

道：『玉市也勿會打莊晚。』

一語未了，只聽得樓梯上一陣腳聲，直闖進兩個人來，嚷道：『伶人莊？倪來打！』大家知道是請的那兩位局裏朋友，都起身讓坐。那兩位都不坐。一個站在檯面前，揎拳攘臂，『五魁』『對手』，望空亂喊；一個把林素芬的妹子林翠芬攔腰抱住，要去親嘴，口裏喃喃說道：『倪個小寶寶！香香面孔！』林翠芬急得掩着臉，彎下身去，爬在湯嘯菴背後，極聲喊道：『勁吵哩！』王蓮生忙道：『勁去惹倪噪哭哩。』林素芬笑道：『倪哭倒勿哭個。』又說翠芬道：『香香面孔末礙伶？耐看，鬢脚也散哉。』翠芬掙脫身，取豈蔻盒子來，照照鏡子。素芬替他整理一回。幸虧帶局過來的兩個信人隨後也到，方拉那兩位各向空高椅上坐下。王蓮生問：『衛霞仙搭伶人請客？』那兩位道：『就是姚季蓴晚。』蓮生道：『怪勿得耐兩家頭才喫醉噪哉。』兩位又嚷道：『伶人說醉嘅？倪要搗拳哉。』

羅子富見如此醉態，亦不敢助興，只把擺莊剩下的十拳胡亂同那兩位搗畢；又

說：『酒末隨意代罷。』蔣月琴也代了幾杯。

羅子富的莊打完時，林素芬翠芬姊妹已去，蔣月琴也就興辭。羅子富乃乘機出席，悄悄的約同湯嘯菴到裏間房裏去看了馬褂，還從大牀背後出房下樓先走。管家高升看見，忙喊打轎。羅子富吩咐把轎子打到尚仁里去。湯嘯菴聽說，便知他聽了陶雲甫的一席話，要到黃翠鳳家去，心下暗笑。

兩人趲出門來，只見街堂兩邊，車子轎子堆得滿滿的，只得側身而行。恰好迎面一個大姐從車轎夾縫裏鑽來擠住。那大姐擡頭見了，笑道：『阿唷！羅老爺。』忙退出讓過一傍。羅子富仔細一認，却是沈小紅家的大姐阿金大，即問：『阿是來裏跟局？』阿金大隨口答應自去。

湯嘯菴跟着羅子富一逕至黃翠鳳家。外場通報，大姐小阿寶迎到樓上，笑說：『羅老爺，耐有好幾日勿請過來哉呢。』一面打起簾子，請進房間。隨後黃翠鳳的兩個妹子——黃珠鳳，黃金鳳——從對過房裏過來廝見，趕着羅子富叫『姐夫』，都敬

了瓜子。湯嘯菴先問道：『阿姐阿是出局去哉？』金鳳點頭應是。小阿寶正在加茶碗，忙接說道：『去仔一歇哉；要轉來快哉。』羅子富覺得沒趣，丟個眼色與湯嘯菴要走，遂一齊起身，蹺下樓來。小阿寶慌的喊說：『勦去哩。』拔步起來，已是
不及。